

师陀作品新编



中国现代
作家作品
新编丛书



师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现代
作家作品
新编丛书

师陀作品新编

刘增杰
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师陀作品新编/师陀著;刘增杰编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(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8140-0

I. ①师… II. ①师…②刘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
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8317 号

责任编辑:杜 丽 装帧设计:翁 涌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03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125 插页 2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140-0 定价 2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在整理师陀(芦焚)先生遗著的过程中,我意外地发现了 he 逝世前不久撰写的两篇自传性质的手稿:二百余字的《小传》和短文《用芦焚笔名写作经过》。《小传》中说:“从事学习写作将近六十年,主要写成下列作品:《果园城记》、《里门拾记》(短篇小说),《芦焚散文选集》,长篇小说《结婚》,历史独幕话剧(发表时署独幕历史喜剧)《伐竹记》。”短文《用芦焚笔名写作经过》,在开列自己这一时期作品的名单时,特意标出“散文诗《夏侯杞》”。《小传》让人感受到师陀自我认识的清醒和由此带来的对自己的过分吝啬。他终生写下的三百五十多万言、二十几部的作品,在这里却只留下了《果园城记》等五部,合计约七十万字,占全部创作的五分之一。师陀的创作当然并不平衡。《小传》是师陀给读者和研究者留下的一个或是自谦或是诚实的提示,一个阔大的思考空间。而《用芦焚笔名写作经过》,更或隐或显地传递出了他对芦焚时期创作的在意以及对散文诗《夏侯杞》的偏爱。《夏侯杞》由作者晚年编定,生前没有来得及出版。作者在这两篇手稿里的自我定位,和我多年阅读师陀作品的总体感受大体一致。这给本书的编选无疑带来了某些便利。

师陀在芦焚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确与众不同,他对这些作品特别的看重自有其根由。阅读师陀的作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,需

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,谛听他淡淡叙说的那些并不完整却相当沉重的故事。师陀写的是特定时期、特定地域的社会和人,即20世纪初年至40年代北方的农村和小城镇(准确地说,是古老中原的农村和小城镇)的社会和人。少年时期的师陀对故乡有着刻骨铭心的直感,后来又有过多年身处乱世,客寓异乡的感情体验。时间拉开了他与故土的精神距离。内心的孤独与怀念精神故乡的情感交织。两次重返河南,师陀对故乡益发爱恨纠结。但一切似乎也让他看得更为清晰。经过时光的冷却和提炼,师陀在胸中贮存已久的农村和小城镇题材已经发酵完成,并突然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。由此,师陀创作中过分直露的谴责性作品日渐减少,而思想醇厚,艺术简约,深刻展示人性内容的作品陆续降生。以《里门拾记》、《果园城记》为代表的短篇小说,以及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散文,就是他对故乡题材重新审视之后的收获。这时候,无论讽刺揶揄,幽默调侃,在师陀的笔下,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。一些作品在诗意的题目下,却收藏着人生的冷漠与残酷,再现了血肉丰盈的现实世界。芦焚第一次被评论家刘西渭(李健吾)注意的,就是他作品的这一种奇特的风格,一颗自觉的心灵,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性格(刘西渭《读〈里门拾记〉》)。选入本书的短篇小说与散文,大都具有刘西渭赞许的艺术质地。

照我粗浅的理解,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中的“新编”,主旨是还给读者一个入选作家的全人。师陀就是一位长于短篇小说与散文而兼备众体的作家。本此理念,入选的师陀作品,既有作者的名篇佳构,也有过去未作过介绍,能够展示作者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别类作品,如散文诗、话剧剧本、学术论文、回忆录、书信,等等,作品全部选自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版的《师陀全集》。

师陀其实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家。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坛,师陀改编的《大马戏团》、《夜店》(与柯灵合作)的演出都好评如潮。特别是《大马戏团》,连续演出七十天而场场爆满,更是当时话剧界传诵一时的佳话。这两部剧作由于篇幅过长无法入选,故本书特意收录了师陀20世纪60年代初期创作的独幕历史喜剧《伐竹记》。剧作依稀能让人听到遥远历史的回响。被李健吾赞为“笔墨干净,口语犀利,笔头有花,逸趣横生”的《伐竹记》,由于发表后被极左思潮诬为“别有用心”而剥夺了上演的机会。散文诗集《夏侯杞》包括二十八首诗作。作者收放自如,以简驭繁,每篇虽然只有几百字,精神容量却相当广博。思绪是创作的活泉。师陀的这些看似零碎的、易逝的、飘然而至的思绪,经过巧妙的联结、聚集,升华为一种新颖的思想与文字。散文诗蕴含丰富的暗示和隐喻,是作者自我心灵痛苦的诉说,也是对当时昏昏噩噩卑琐人生的戏谑。散文诗发人深省,底蕴厚重。

本书收入的学术论文有两个重点。《我的风格》、《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》等,阐释了作者开放的文体观,以及他那不群不党,向往艺术独立天性的人生哲学。师陀宣称:“我的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像散文,我的散文又往往像小说,我自己称之为‘四不像’”。在《跋〈师陀散文选集〉》中,师陀将许多散文归类为杂记,还把他的小说如《果园城》等也归类为“杂记”。认为杂记和小说很难区别。现象溢出了规律的藩篱。对小说、散文文体理解的开放性,在创作上给师陀带来了充分的自由度与自主性,从而使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不拘一格,有着别样的情致。

师陀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延伸到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作者是谁?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草稿的下落今存何处?都是他关心的学术话题。而师陀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《蒋平阶诗稿系

传》，更显示了他在研究中的功力与学术敏感。文学精神古今实相通。师陀的古代文学修养，除了直接为他开辟出新的创作领域外，更潜移默化地使古代文学的精神血脉渗透流动于他的创作中，看似了无痕迹，却又无所不在，自然天成。

师陀的作品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。事实上，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获得《大公报》文艺奖金之前，就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。一位评论家看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谷》以后预见到，芦焚不平凡的开端，隐隐地指示出了作者有一个眩目辽远的前程。此后师陀的创作果然渐入佳境。当时另一位意识到芦焚创作潜力的是巴金。从1936年5月至1948年6月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，就先后出版了师陀的短篇小说集《谷》、《里门拾记》、《野鸟集》、《无名氏》，散文集《上海手札》，长篇小说《马兰》，四幕话剧《大马戏团》等作品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，很少有哪位作家的作品受到过巴金如此的器重。师陀逝世后，在题为《怀念师陀》的文章中，巴金深情地说：“师陀是难得的文章家。”“难得”两字的分量很重，这是巴金从历史比较的视野做出的理性判断。持这种看法的作家当然并非巴金一人。卞之琳干脆称师陀是天生的小说家；而楼适夷则在给师陀的信中说：“你的创作有独自的风格，即一般不为俗流所注目，但在文学史上将永远是坚实的存在。”后来的青年研究者对师陀的评论略有不同。如解志熙回首看师陀时的评价是：“也许不大的才情与不小的成就”。要而言之，文本是评价作家的重要尺度。保持阐释的开放性与差异性，当是解读师陀作品的应有之义。

刘增杰

2010年5月

目 录

前言	刘增杰 001
----------	---------

小 说

过岭记	001
秋原	014
受难者	021
巨人	030
村中喜剧	038
雾的晨	048
酒徒	054
落日光	061
城主	083
桃红	096
刘爷列传	101
颜料盒	111
期待	118
说书人	127

灯	132
邮差先生	135
一吻	138
阴影	147
李贺的梦	156

散 文

这世界	177
失乐园	181
孟兰夜	185
风铃	187
风土画	188
病·童年	191
河	195
行脚人·黄昏	201
落日光·题记	205
铁匠	207
最后的旗	217
什刹海与小市民	223
杂记我的童年	227
两次去北平	252
记一位“外圆内方”的老友	277

散 文 诗

座右铭	285
-----------	-----

纸花	287
爱	289
善恶	290
镜子	292
醉语	294
戒言	295
笑与泪	297
天鹅	299

戏 剧

伐竹记	301
-----------	-----

文 论

我的风格	344
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	350
致“芦焚”先生们	352
关于《金瓶梅词话》作者的考证	356
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草稿的下落	362
蒋平阶诗稿杂谈	365

书 信

致柯灵(1943年5月24日)	380
致巴金(1947年6月1日)	381
致巴金(1950年4月15日)	382

致巴金(1966年4月24日)	383
致刘增杰(1980年12月3日)	385
致卞之琳(1982年8月28日)	392
致沙汀(1983年6月3日)	395
致夏志清(1984年4月6日)	398
致夏志清(1987年)	401
致杨义(1988年1月26日)	403
致刘增杰(1988年3月5日)	406
致苏金伞(1988年7月4日)	408

小说

过 岭 记

上

一行三个人，勉强打过尖，顶年青的小茨儿就说道：“走啊！”说着立起身来，弹一个腿，两臂伸出去，叽里克乓乱响。他约摸不到二十岁，嘴上还未脱尽黄灰汗毛，口角常是蕴着笑，看去是一个心头毫无牵挂的人。他赤脊梁，背皮被晒成酱卤色，大颗汗珠子源源下流，像一块未经开辟的生地。他身体足比得上一头小犊雄壮，且充溢着无限野性。又用白毛巾缠住脖项，在胸前打了一个结，自有一番样子。

日脚刚偏西，正是遍山流火时分，虽然不时有风从岩壁下吹来，草棚下却无一丝凉意，热得来像蒸笼。那只长癞疮的狗蜷伏在石桌脚下，拖出舌条喘得像一只风箱。可是苍蝇不让它安然纳凉，大模大样钉在脱毛的溃烂处，且哼出群舞曲，弄得小狗还没喘过气来，就又不叫嚷。小狗很生气，忙着用嘴咬，用爪抓，却不见一点效。苍蝇见对手奈何不得自己，似乎更高兴了，一面高声嘲笑，一面毫无情义的扑下去。实在太蛮横了，小狗不得已，“庄”的叫一声，一气溜到

大路中心。它怒焰很盛,总该差不多没发疯罢,迎着毒日抖起毛来,喉间发出怪声。

大概畜牲也晓得自量的,它懂得“以毒攻毒”受屈的将是自己。在恶毒的阳光下立了片刻,总是想起那件毛头已脱落得不成样的皮袍,纵然晒也无济于事,所以仍悻悻然踱回原处躺着。苍蝇仍唱着钉着,它继续发它的怒。倘若是人,那又两样。譬如那位店家,对于热和苍蝇所持的态度与他的尊狗就显然不同。因为再没有别的客人要张罗,炉灶早清楚了,瞌睡虫是谁都有的,他也好打一次盹。他是坐在另一条石凳上,光脊梁倚住草棚柱子,一只脚也蹬在石凳上,双手攀住膝盖,头在两臂之间渐渐低下去。等到低得约摸够分寸了,再猛一下抬起来,少血色的脸上一条一条明漾漾的,那是汗的河床。涎液沾在大腿上拖得长长的,头自然又低下去了。蝇子并非因为他睡着不敢上前打搅,乃是店家拿着一把粗纸扇,在睡梦中还不停的摇着,扇又是浸过生桐油的;所以扇动时哗啦哗啦直响,吓得蝇子不敢大模大样下去钉。

山中的蝇子似乎也要老实些。

同行的退伍军人吸着竹根烟袋,望着店家的睡相正觉得津津有味。倘是同棚子弟兄,真想趁店家仰起头的时节,将烟油填进他鼻筒里去了。

“走哇。”小茨儿又催促了。

“上哪块走,你?老乡!”

老总吹去烟灰,向年青人望着,露出讥诮又同情的笑。他只管揩去胸前那些汗汇成的蚯蚓,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他端起有钵般大的白磁碗喝一口。水太热,遂急忙吐出。

“你家里有什么人?”他向小茨儿笑着。

“什么人？”小茨儿却不得不思量一番，“我爹一个。……还有——”

“还有做饭的，哈哈，哈！对不对？”退伍老总怪声怪气大笑。

“唔。”小茨儿脸红了。

“看你是个小雏。娶鸭窠不久就出门了，对不对？”他像看“麻衣相”的，尽端相小茨儿。

小茨儿羞得只是出大汗，弄得他脸上，没有胡子的嘴上，没一处不湿淋淋，像刚从暴雨里逃出来。

“那慌什么！”老总打着火，“反正不会背着偷人家一个小孩来！哈哈！”

他又怪声怪气笑着。小茨儿知道逗着他玩，望着流火的山头，只装莫听见。不料却把店家好梦惊溜了。

“别急慌，客倌，水喝足不亏。”

店家用木勺添上水来。虽然只是山中茅店，口气倒还似“安寓客商”的打杂，客来张罗，客去嘱咐。我觉得很是感动。许多说部仿佛都描写过“店家”，大抵属谲诈奸猾凶狠恶霸一流人物，很少有写得好的。为什么店家都在小说里开“黑店”呢？没有人考究过，至今还是谜语。然而这谜语的解答是“谎”。记得有次落脚一个同样的店里，遭逢淫雨，白住了三天，店主不单没有逼我卖“黄骠马”，临走也还不忘一番叮咛。几句话的人情固然不值什么，但较之劫去客人行囊，甚至杀却，总好多了。倘若当时真有一匹黄骠马，或秦二爷住进去，也许那店家就变得谲诈凶悍也未可知。然而我却感激开在山中的野店主人。

店家拿起另一支竹根烟袋，无精打彩仍坐在原来的石凳上，慢慢吃着生烟草。小茨儿懒散散重坐下去；无事可做便觉无聊，他也照样拿起

烟袋来吸。他本不会吸烟,还不到两口就呛咳了。这样热天气,静坐已经喘不过气来,吸着烟简直是吞火。他不得已又将烟袋放下。他解下脖项上的毛巾,在胸前、背后、脸上、腋下揩抹,又当作扇子扇风。可是扇起风也充满烟火气。

“好热,好热!”他连连叫着,又转向店家道,“往年都这样吗?”

“不;有一年这条道整整二十多天没人走。你看前面那条岭,”店家指点着,“那叫做蜈蚣岭。说是王母娘娘收下的蜈蚣精,到现在毒气不尽,人到上面去还要头昏。客倌你是远路人……上面冬夏都有死人往下抬。年青人还没有什么,上年纪的走不得!此地有句俗话:‘爬过蜈蚣岭,喝干条旱井。’常走这条道的都知道。”

店家吸完这袋烟,又照例说“客人须知”:

“蜈蚣岭上下三十里,四百八十单八盘。早晚一站路。”

三个人不约相互望一眼。

听说三个人者,小茨儿,退伍军人和我。三个人职业,籍贯概不相同,品貌各异。小茨儿是一个长工,去年被大水冲出来,现在听说水退了,正要赶回家去。退伍军人乃一十年老兵。也各怀心情不同。本来是毫不相关的三人,理应各走各路,像天上繁星一样不该碰头的。可是天下事总是“不巧不成书”罢,只因昨晚同在一家过路店歇脚,清晨自然又一道起程。对于跋涉者,路是可恼的路,脚下尽是三棱尖石;行长脚山中的人,才知道石头的可怕。一条岭套着一条岭,前面仰着,仿佛后面又拥上来,继续二日以后,不由你怀疑未曾前走,且会忧虑到山脉伸展着,永生也不会走出去了。山里空气也有石头味,寂寞压在头上,渐渐加重,只管加重,弄得旅客苦不可言。惟其单身人,寻人搭伴也愈成为必要了。

退伍军人一脸忧郁气象，却爱开玩笑。小茨儿天性快乐，在这样可怕的路上，仍三步一跳，口中随意唱着他家乡的小曲。其中有一支道是：

月牙弯又弯，
照奴晒衣竿。
等郎，等郎郎不来，
空负好花；好花当夜残。

退伍军人兴致来时，也要接唱“自从小哥你当兵”，谿谷间荡漾着凄清的歌声，行客得以暂时忘怀苦楚，脚下凭空生出不少力气。

大家饮满一肚皮水，浸湿手巾罩在头上，别过店家，小茨儿喷一口水在癞狗身上作为告别礼。店家应例唱道：“路上安好。”客馆已负行装在太阳下走去，脚步在三尖石上沙啦沙啦响着。是单调的声音。这声音以空寞，虚幻催人想再倒头睡下。

“后晌，明天一早这祸蛋子（的山）就走完了。”小茨儿望着前面，模里模糊的说。他语气异常懒散，一身野性不知那里去了。

“唱啊，小茨儿。”退伍军人撩起衣角在脸上抹了一把，怂恿着。

小茨儿低下头，望着那些刺眼的三尖石，咳嗽一声唱道：“正月里来是新春……”他停下来了，人热得喘不过气来。他摇摇头：“我的娘，好热，好热！”

老总想打趣他两句，但一张嘴，就又咽下去。

大家不说话。一步挨一步，一双腿拖着般前进，连要举步的事都要忘了，这条路几时才能走尽，行客是一点也不知道，但觉得永也走不完的样子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包裹在背上，驮着嫌费事。倘若包裹能驮人，世界总还像世界；我想，当时三个人都会这样打算。然而行李不单不会

载人,反倒像活的怪物,也许是传说中的缠人鬼罢,它伏在肩头只是压着,一阵沉一阵的压着。隔不几分钟就得给它调换位置:转到别一个肩上。若不然,那被压的地方就出满痱子。头上手巾早已干了,汗却旺得很,发气般往外直淌,竟公然流进眼里。小茨儿张张嘴,舌头像一片枯叶,慢些没发出沙沙声。

转一个弯,豁谷尽头就是蜈蚣岭脚下了,却不见一棵树影。退伍军人扔下行李,长喘一口气,就近拣一块大石坐下。

“我禽个娘!好乖乖,好乖乖!”

还没有坐定,又不禁喊着跳起来。他抹着屁股,生怕皮已竟贴在石头上。小茨儿只哈哈笑了半声,突然不知被什么噎住了。咳嗽着想吐口沫,好久终归枉然。嘴是干的,像要喷出烟和火来。

“有水吗——近边?”他说。向四外望去,峡谷里什么也没有,除了纵横乱躺从岭巅滚下的崩石。是细草也不生的地带!

这里离刚才歇脚的山店约有三里远近,望上去蜈蚣岭高可摩天,路转折盘旋上去,所谓“四百八十单八”大概即指转折的次数。山虽然上下三十里,却怎样也找不到一株矮树纳凉。三两片残云贴在天心,令人想起天上也是这般荒芜。没有一只鸟敢飞。太阳散布下毒焰,虽然山还顽强,石块会不会化作岩浆呢,谁能知道?耳边一种细微的声音响着,仿佛由千里外传来,不过我疑心是从洪荒时代留下来的,亘古不变要寂寞中才有的骚音。人是这么渺小,被荒荒白光压缩了。纵然是白天,然而世界上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东西呢,较之不知何时方始入夜的永昼!

“妈个×,天下有这样地方,它是鬼门关!”老总喘着,他又试着想坐下去。

“怎么办?”